

Tiao
Wu



跳舞，
在天台上





王天宁

跳舞，
在天台上

Tiao
Wu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跳舞,在天台上 / 王天宁著. 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, 2020.5
(中文原创 YA 文学获奖书系)
ISBN 978-7-5568-4759-4

I . ①跳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0) 第 049249 号

TIAO WU ZAI TIAN TAI SHANG

跳舞,在天台上 王天宁/著

出 版 人 刘凯军

责任编辑 王雨婷

封面绘图 赵 敏

责任制作 张纪鹏

责任印制 朱洪云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25)

网 址 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数 1~5000 册

开 本 889 mm×1194 mm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44 千字

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4759-4

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定 价 2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04-2020-136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(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0791-86512056)

目 录



第一章 / 白皎：我是舞者	005
第二章 / 衣衣：秘密，永远的秘密	016
第三章 / 杨帆：我与凤凰擦肩而过	034
第四章 / 祝灿亭：寂寞的夜里	046
第五章 / 衣衣：跑！	058
第六章 / 杨帆：摇摇晃晃	073
第七章 / 白皎：如果有一天	091
第八章 / 祝灿亭：最重要的一件事	100

第九章 / 杨帆：爆炸大计划	120
第十章 / 白皎：天台	134
第十一章 / 祝灿亭：一个人的战争	148
第十二章 / 衣衣：我愿意	163
第十三章 / 白皎：迎风	177
第十四章 / 杨帆：百花天堂	188
第十五章 / 祝灿亭：噩兆	199
第十六章 / 白皎：过错	213
第十七章 / 祝灿亭：无处不在	228
第十八章 / 葛护士：我的孩子	242

第一章

白皎：我是舞者

我是一个对梦的记忆特别深刻的人，就像超人会飞、蜘蛛侠会喷蛛丝一样，这是我的超能力。

我常常做梦，有的梦五彩斑斓，有的梦乱七八糟；愉快的梦会让人神清气爽，糟糕的梦让人像刚跑完万米马拉松，不仅心累，而且连身子都累得颤个不停。

据说梦之所以会产生，是因为人在进入睡眠状态时，身体歇息了，大脑却不肯安生。当大脑向身体发出指令时，却发现“咦，这家伙怎么不听话了”，继而使劲儿折腾，一定得用某个快乐的梦让身子“咯咯”笑起来，或者用某个疯狂的梦让身子猛地惊醒，才会善罢甘休。

我想说说我的梦。

近段时间，对我影响最深的，莫过于梦见凤凰。我最

近苦练的舞蹈名为《涅槃》，讲述一只年幼的凤凰在遭受天敌秃鹫的袭击后浴火重生的故事。没人见过凤凰，在我的想象和梦境中，它的模样类似金色的雄鹰。当羽翼燃起熊熊烈火时，它发出撕裂长空的痛苦嘶鸣；当它化为灰烬后，灰烬如蛋壳一般，裂开一条细缝，一只乌溜溜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世界，重生的小凤凰发出麻雀一般的啾啾。

第二天，当我一脸浮肿地出现在教室，同桌筱茜被吓了一跳，她大呼小叫：“皎皎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啦！”

我连忙掩住她的嘴，清晨照镜子的时候我也被自己的模样吓坏了：印堂暗沉，眼周发黑，眼里血丝多得都没有眼球和眼白的位置了。这副“尊容”若经筱茜宣传，班中那几个顽劣的男生，不把我当成西洋景团团围住才怪呢！

我一连打了无数个哈欠，耷拉着眼皮说：“没休息好。”

“昨晚又做梦了？”

“何止做梦！在梦里生生死死，跌宕起伏，比电视剧还精彩。”

凤凰浴火的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，它悲凄的鸣叫仍在耳朵里回荡——好莱坞大片都没这样的冲击力。

“你该去看看医生。”筱茜谨慎地拿来我的作业本。她作业本上的空白比字多，上课前她得对照着把自己的作业完成，“神经科医生，研究睡眠的，自有法子将你满脑袋

的梦清除干净。”

“再等等吧，”我意兴阑珊，“《涅槃》公演后，如果这些乌七八糟的梦还不消失，你就陪我去看医生，好不好？”

我吊着筱茜的臂膀，轻轻摇晃；她正忙得一个脑袋两个大，没空搭理我，不耐烦地把我拨弄到一边——这个没良心的！

该死的梦非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变本加厉。

这不奇怪，作为校舞蹈队顶梁柱的我，无数次在各种大、小型的晚会上领舞。我在《涅槃》中饰演主角凤凰，承受的压力自然是那些扮演火焰、烟尘的队员们难以想象的。

我热爱舞蹈，何止热爱，简直痴迷。我享受被追光灯和几千束目光竞相追逐的感觉。我用肢体语言塑造的角色，甚至比影视演员更有感染力：跳到悲伤处，我蜷缩成一团，台下来时断时续的抽泣；跳到兴起时，我如烟花般绽放，台下来铺天盖地的掌声和欢呼。

像我这样长相和学习都很平庸的女生，唯有通过跳舞来证明自己；如果我的生命能焕发一丁点光彩，那也是舞蹈赋予的。

可是，老师们显然不这样认为。

特别是我的班主任——教语文的张老师，她的反对态度激烈得让人害怕。

“你真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？”语文张那张一点也不美丽的脸拧成一团，皱纹条条毕现，“白皎我告诉你，你想考上正经大学，想长大了不啃老，想不被人瞧不起，就得好好学习。可是，你看你，你看你……”

她正抓着我那可怜巴巴的数学试卷，它颤抖得如风中寒蝉。硕大的“57分”当然一点都不光彩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可是明明数学老师都没如此大动肝火，张老师又是何必？

她越说越快，火越烧越旺。我始终低垂脑袋，一言不发。办公室里这么多双老师和学生的眼睛呢！我吐吐舌头，他们一定在心里嘀咕：“这不是那个跳舞的皎洁吗？在台上光彩照人，原来成绩是个吊车尾！”

“皎洁”是我的艺名，舞蹈队的姑娘都给自己起了艺名，连饰演火焰、烟尘的小角色们都不例外。

“别说啦，别说啦，快快结束吧！”我在身后攥紧拳头，拼命向老天爷祈求。

“如果成绩差成这样，不如跟你老爸老妈商量一下，跳舞还是学习，你只能选择一件。”语文张痛心疾首地望着我，那双咄咄逼人的褐色眼睛叫我说不出话。

说完，她竟平静地将数学试卷一点一点撕成了碎纸片。她走到垃圾桶边，轻易地丢了进去。

所有师生目瞪口呆地望着她。

她拍拍手，身影一闪，消失在办公室门外。

我像犯了胃病，捂着肚子蹲在地上。

数学老师拍拍我的肩，安慰道：“别怪张老师，她是农家孩子苦出身，学习改变了她的命运，所以她把学习看得特别重。”

我忽然想起，几年前，也是因为跳舞耽误学习，老妈狠心把我的训练服较得粉碎，铺满一地银光闪闪的亮片。可那时我都不像现在这样屈辱、绝望。

我对着垃圾桶，大声恸哭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果真放下了舞蹈。

我决定心无旁骛，一心向学。

虽《涅槃》公演在即，但期末考试也近在眼前。如果再次拿到让人恨不能钻进地缝的分数，我这“凤凰”的脸往哪儿放？再不济，也不能比筱茜低啊！她整日抄我的作业，上次考试却比我高近二十分，真是气人！

我虽然能放下，舞蹈蒋老师却接受不了。没过多久，她带领一群身材高挑的姑娘，“嘭嘭嘭”敲教室的玻璃窗：“白皎，你这么多天不来排舞，你想公演那天在全校面前丢人现眼吗！”

我们的小蒋老师，艺校刚毕业，打扮和说话方式活脱脱一个女大学生。我知道她是为我好，可她不清楚，在这个学校，晚会、舞蹈都是调味剂，万事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

我向她们微笑，不卑不亢地说：“对不起啊小蒋老师，我想退出公演，不再跳舞了。”

小蒋老师的眉毛一下子立起来，“什么？不跳了？你向谁申请了？谁批准了？”

我依然保持微笑：“最近学习成绩下滑得特别厉害，我没办法一心二用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全身心投入学习……”

我嘴角一歪，再说就要哭了。

虽然老爸支持我研习舞艺，但自从老妈把我的训练服较碎，我闹了一场轰动整个家族的绝食运动，此后老妈的态度变成温和反对。无数次，她旁敲侧击地告诫我，中国之大，学艺术的孩子以千万计数，有几个能像杨丽萍那般跳出家乡，跳上世界的舞台，成为举世闻名的舞蹈家？我们没后台，没钱财，再这样跳下去，荒废学业不说，将来充其量就是个伴舞的，说白了——“人肉背景”。

这4个字将了我一军。

加上最近下滑得让我心肝儿颤的成绩，我不得不好好思量老妈和语文张的话。

我口齿不清地说：“我要学习……不再跳了。老师，一定有人比我更适合演‘凤凰’……”

我看似大义凛然，天知道，我的心有多痛。

小蒋老师反而极其平静：“皎皎，你是一棵好苗子。我把你的表演视频给我的老师看了，她说你生下来就是吃舞蹈这碗饭的。别说找同龄人替代你，就是练了许多年的成年舞者都未必超过你。如果我是你，哪怕放弃学

习，也得把舞跳下去。艺术是最高雅的，你甘心让这份高雅被凡事、俗事埋没？明晚放学后六点，二楼排练室，我们等着你。”

她不由分说，转身离开。

小蒋老师身上有一种温柔的霸道，比语文张横冲直撞的强势更令人敬畏。

那些小队员也纷纷敲打窗户，透过玻璃窗向我做着口型：“白皎姐，来吧！”“皎洁，不要放弃跳舞！”

十几个高挑的舞蹈队员扎堆出现在教学楼走廊中，绝对是一件稀罕事。许多男生被她们的高雅、美丽迷得挪不开眼睛。

不知何时，张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。

她瞥了一眼那些如天鹅一般高挑的身影，不用细想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她的双眼如尖刀一般扎向我，我慌忙错开眼神。筱茜在桌下偷偷拉住我的手，轻轻地叹气。

第二天，在筱茜的陪同下，我小心翼翼地推开排练室的门。

大家正热火朝天地排练，数九寒天，落地镜面竟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。

“白皎，你怎么才来！下回再迟到，别怪我罚你倒立。”真好，一如往常，我没被区别对待。虽然缺席了两周，但在小蒋老师的嗔怪中，我只是迟到了5分钟的白皎。

“哎！”我快乐地应着，心都快跳出来了，张开双臂跑向她们。

我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，光怪陆离的梦如暴风雨，一次又一次侵袭我的睡眠。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安睡，这种状态已长达一周之久。

我撑着一口气，告诫自己，忍一忍，再忍一忍，只要有惊无险地通过公演和期末考试，便是新天新地，崭新的生活正向我微笑招手呢！

我，白皎，要向所有人，特别是老妈和语文张证明，我不仅是天生的舞者，而且学习成绩也绝不会比别人差到哪里去！

为此，每天排练完毕，9点回到家，我硬撑着快要散架的身体，做作业、温书、预习，头都不抬地忙到凌晨一两点。我疲倦的模样吓坏了筱茜，乌黑的双眼就像两颗话梅，脸色焦黄，让我看上去像小老太婆。

我做了更多的梦，12年来所有的梦加起来，都没这半个月的数量多。

有一回，我梦到语文张变成了巫婆，骑着教室卫生角里长出蘑菇的拖把，在灰暗的天空中上下飞舞，她发出刺耳的尖笑，魔杖顶端冒出一个个阿拉伯数字形状的巨大石块，毫不留情地向我砸来。我努力躲闪，拼命奔跑。前方突然光芒乍现，小蒋老师正向我奋力挥手。她一把拉住我

的手腕，带我纵情狂奔。她脸上露出古怪的微笑，我们脚下不知何时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她仍然不肯放手，毫不留情，拉着我纵身一跃……

我大叫一声惊醒，气喘不停，大汗淋漓。

似乎所有人都追着我、拉着我向前狂奔，她们只关心我是否被落下，却没人惦记我能不能跑得动。

公演终于来了。

舞台之上，帷幕开启，音乐轰鸣，各方角色悉数登场。我身着布满金黄色羽毛和亮片的表演服款款走来，连我自己都被亮片上的反光照得睁不开眼睛，那样的我一定如夜色中的灯塔一般夺目。滚雷般的掌声从黑压压的台下响起，我对他们嫣然一笑。

我的自信又回来了

这个舞台是属于我——白皎的。

观众席最前排，几个朋友正在挥舞鲜花。筱茜尤为醒目，她大声欢呼，嘴巴几乎咧到耳根儿。远处，语文张阴森森的脸在几个校领导身后若隐若现。

小蒋老师在台侧，向我们挥手：“可以开始啦。”

3个小姐妹搭成人梯，我踩着她们的大腿和肩膀，爬上顶端。当“底座”的演员最辛苦，她咬紧牙关，忍住颤抖，汗水在涂抹脂粉的脸上冲出两道沟壑。我悄悄对她说：“谢谢你。”她向我粲然一笑。

我终于站在第三个演员的肩膀上，以“凤凰”的身份睥睨观众席，此时，欢呼和掌声也达到最高点。

忽然，一阵剧烈的颤动，不知从何处亮起白光。光芒异常耀眼，我不得不闭上眼睛，世界漆黑一片。

自下而上的风霸道地揪着我的头发，当我回过神，才发现身下空空如也。

我做过数不清的梦，却从未梦见过蛇，这是第一次。

那是一条巨大的花蛇，我的天呐，世界上一定没有比这更粗更长的蛇了。它不仅缠绕我的身体，连我的手指、脚趾也被死死捆住。硕大的蛇头与我对视，血红的芯子在舔我的脸。

女孩子平生最怕几种动物，蛇、蟑螂和老鼠打头阵，我当然不能例外。我用足以让脑袋爆炸的音量放声尖叫，然后猝然惊醒，周围黑暗寂静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我难道不应该正站在舞台上，站在演员们的最顶端？虽然没有云，但那里比天还高。音乐响起，我会伸展四肢，翩然起舞。

后来呢？只记得白光一闪，我似乎，没有得到跳舞的机会……

我白皎，本该是倾倒众生的凤凰啊！为何孤苦伶仃地躺在这个鬼地方？这究竟是哪里？

幸好，我还有嘴巴能讲话，虽然喉咙干哑、烧疼，像

含着沙子。

“帮帮我啊。”我不自觉地呢喃。

“帮帮我呀！”我大声呼救起来。

黑暗中，几个黑影蓦地出现，将我团团围住。

“你别再叫啦！你不光把我们吵醒，连隔壁病房的也快被你吵醒啦！告诉你哦，隔壁有一个男胖子，呼噜山响，拳头顶你半个脑袋大，要是把他惹恼过来打你，我们可拦不住！”一个男孩的声音，佯装严厉。

“嘿，她醒了。”另一个男孩子的声音，比上一个稚嫩，似乎年纪更小。

“快，把葛姐叫过来。”终于听见女孩的声音，我长舒一口气。虽然我清楚那两个男孩不会对我造成威胁，但是只要有同龄女孩在场，我总能感觉心安。

黑影中，一个人按动我头顶的按钮，我听见电流“呼呼”响着。不一会儿，由远及近，传来高跟鞋“咔嗒咔嗒”的响声，天花板上的白炽灯被打开，一阵炫目的白光让我的双眼像被针刺一样生疼。

我下意识用手捂住眼睛，只听一个女声镇静地说：“4号床醒了，快去通知医生和病人家属。”

第二章

衣衣：秘密，永远的秘密

百花医院 657 病房 2 号床，这是我的新家。

我已经在这儿住了 3 个多月。

事到如今，我再也不想回忆，病情发作时，我是如何被惊慌失措的老爸连哭带喊地抱进医院。尽管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，但我清楚看到爸妈各自抓着医生的手，不停地摇，不停祈求他救我，两张脸红得像猴屁股。

幸运的是，医术高超的医生精确地将让我头痛、恶心、发烧、昏迷的罪魁祸首从我的脑袋里清除了；不幸的是，我却因此丢失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。

好啦好啦，不必慨叹我小小年纪命运却如此坎坷。我还活着不是吗？只有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才明白，世界上最重大、最美好的事儿，莫过于活着。